

# 追忆恩师吴征镒先生

李 嵘

(1975~)，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，副研究员。2000~2003年就读吴征镒院士博士研究生。

学界这样称道学术泰斗吴先生：  
“如果世界上有人能说出每一种植物的名字、了解每一种植物的习性，那么先生一定是其中一个；如果世界上有人能听懂每一种植物的语言、理解每一种植物的情感，先生也是其中一个。”

早在念大学时，就常听讲授植物分类学、生态学的老师讲述吴先生的故事。先生作为我国著名的植物学家，全面而系统地回答了中国种子植物的组成和来龙去脉，提出了中国植物区系的热带亲缘等创新观点；先生对植物分布区类型的划分及其历史来源的论述，是植物学、生态学等领域的经典篇目。先生在植物分类学、植物区系地理学、植物资源学及中国植被区划等方面有着极高的造诣，并为这些学科在中国的发展做出了基础性、开拓性、前瞻性的不朽贡献。大学植物学课程结束以后，我对先生的仰慕和崇敬也深深地印在脑海中。

怀着对先生的敬仰之情，1997年陕西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毕业后，我考取了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的硕士研究生。2000年在李恒老师的引荐下，有幸成为吴老的博士研究生，专攻植物区系地理学研究方向，由李恒老师负责指导。2000年时，吴先生已年事较高，加之先生工作繁忙，平时不便过多打扰。但在论文的选题、开题、中期、答辩等关键环节给先生汇报工作进展时，他对工作总是反复叮嘱、悉心指导。2013年初夏，得到恩师去世的噩耗，我无限伤感。“教诲如春风，师恩似海深”，值此先生逝世一周年之日，用点滴文字追忆先生的教诲和培养，以深切缅怀恩师吴征镒先生。

## 选定植物区系地理学作为研究方向

2000年8月博士入学后，李恒老师便再三催促我去拜见先生，一来向先生汇报我以前的工作，二来征求先生对我博士阶段工作的建议和意见。虽然硕士三年阶段，已经拜读过先生的许多论著，但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和先生交流，心中难免很紧张。在进先生办公室之前，我把想说的话在心里详细地打了腹稿。当我敲门进去之后，杨云珊（吴老的秘书）告诉我先坐下，她去里屋请吴老。不久，先生就从书房出来并坐在我对面的沙发上。可能注意到我紧张的情绪，先生边和我拉家常，边询问我以前做过的工作。先生很健谈，声音也很宏亮，顺着先生的询问一个一个地回答，之前的紧



2006年12月，《云南植物志》验收会后与吴老合影（左李恒，中李嵘）



张感顿时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当我告诉他硕士期间参与了李恒老师主持的项目“高黎贡山生物多样性的调查”，并在李恒老师的指导下，参加了《云南植物志》兰科的编研后，先生思索良久告诉我，博士阶段的工作可以从两方面考虑，一方面可以选择系统学方向的，以类群为主，就做兰科的石斛属（*Dendrobium*）植物；另一方面，可以选植物区系地理，就做高黎贡山的植物区系。提起植物区系，先生的兴致一下打开，谈论起来滔滔不绝。先生告诉我，高黎贡山及缅北的掸邦地区是中国植物区系最重要的一个区系结，尽管这个地区已经采过很多标本，但还是采得不够仔细，有很多空白及采集较少的区域，要深入地采，分不同季节、不同时段地采，特别要注意林下小生境的采集。吴老一再强调林下小生境的植物最能反映一个地区的植物区系本质，绝不能忽视，而且高黎贡山地区生境异质性较高，就更不能忽视林下小生境的采集了。

拜见吴老以后，我向李恒老师转述了吴老的建议。考虑到李恒老师对高黎贡山已有多年的研究积累，我最终定下以植物区系地理学为研究方向，并以“高黎贡山北段种子植物区系”为题开展博士论文的研究。自那之后，不论是博士学习期间，还是以后的工作，每次外出野外考察时，吴先生“林下小生境的采集”的金玉良言时时萦绕在我的耳旁，提醒我不忘采集反映一个地区植物区系本质的林下小生境的标本。

### 严谨治学，让我终生难忘

2003年5月，三年的博士求学生涯行即将结束。我带着700多页A4纸打印的博士论文初稿拜见吴先生，请吴老审阅全文。那时候先生的身体已经不如早先硬朗，原本以为先生会花一段时间才能返回论文的意见，但是没想到第3天吴老的秘书就打电话让我去拿吴先生批注过的论文。拿回论文翻开，封面的扉页内夹着几张植物所的便签，上面是吴老用他那特有的字体亲笔逐条写着对我论文的意见。其中有一条意见格外醒目，吴老批注“×××页，东方古柯*Erythroxylum sinense* Y. C. Wu是吴印禅先生（Y. C. Wu）于1940年发表的新种，不是我（C. Y. Wu）发表的。”撰写论文时，我曾查阅《中国植物志》和《云南植物志》中关于东方古柯*Erythroxylum sinense* Y. C. Wu的命名，均写成“C. Y. Wu”，由于我的不求甚解，延用了上述二志中的错误（2008年出版的《Flora of China》已正确显示该种的命名人）。事情虽然不大，但从小事足以彰显先生严谨治学、一丝不苟的精神和风范，是我等晚辈学习的楷模。

光阴荏苒，转眼恩师已离开我们快一年了。但是，他的谆谆教诲激励着我的前进。恩师高尚的人品、宽广的胸怀、渊博的学识、对科学的执着追求、严谨务实的治学态度、忘我的工作精神，不是我用点滴文字所能追忆和记录的。此生能够师承名师，并聆听恩师的教诲和点拨是我多年梦寐以求之事，也是我毕生最大的荣幸和企盼，恩师的一言一行都深深地影响了我，使我终生难忘，并将激励我一生一世！先生晚年旷世巨著《中国种子植物区系地理》《种子植物分布区类型及其起源和分化》《中国被子植物科属综论》高屋建瓴般指引了学科的发展和方向，我唯有始终如一地刻苦钻研和潜心治学，方能回报先生对我的教诲和培养。

